

忆张思德同志



忆张思德同志

陈耀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6年·北京

忆 张 思 德 同 志

陈 耀 著

洪 炳 向 沪 生 插图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印张 17千字

196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6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400,001—800,000 定价(3)0.08元

为了共同的目标

每当我讀到毛主席著作《为人民服务》，就想起了我的老班长张思德同志。

张思德同志牺牲已经二十一年了。这些年来，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。他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，一直鼓舞着我奋勇前进。

我和张思德同志并肩战斗过五年。一九四〇年春天，上级将我中央军委警卫营四连调到营部通信班工作，营教导员淳杰同志向我介绍：“你们的班长张思德，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，你要向他好好学习。”教导员把我领到班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思德同志。他是个中等个儿，虽然负过伤，仍然很健康，脸色黑红，两只眼睛特别精神。他身上穿着一身褪色的灰粗布军装，脚穿一双旧草鞋，穿着虽然破旧，但是十分整齐、干净。一接触，就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，朴素、诚恳。他笑着说：“我叫张思德，是四川仪陇县人。咱们这个班的同志来自各个省。今后咱们要按首长的指示团结一致，把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光荣任务共同担负起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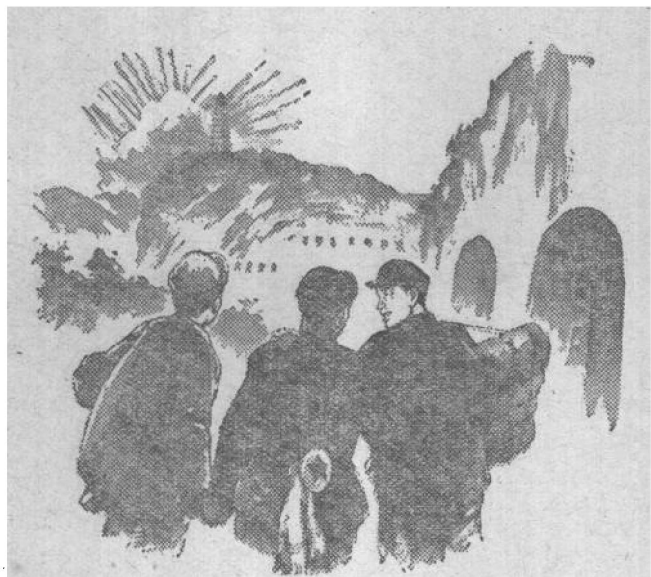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张思德同志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。家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壠，靠父兄扛长活、做短工维持生活。他十二岁就开始给地主割草、放牛、担水、扫院子，受尽折磨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十七岁的时候，参加了红军，不久加入了共产主义

青年团，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作战非常勇敢、机智，有一次战斗，他一个人夺取了敌人两挺机枪，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。他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，翻雪山，过草地，历尽千辛万苦。但是不管环境怎样艰苦，斗争怎样残酷，他始终坚定、乐观。

我到通信班以后，领导上叫我当副班长，我很怕干不好。一天傍晚，张思德同志把我叫出去，到窑洞前面找了个地方坐下，热情地和我谈起来。他把全班战士的思想和工作情况，一一地给我作了介绍，并且告诉我怎样领导一个班，鼓励我努力当好副班长。他说：“我们的责任是把全班同志领导好，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。要完成这个任务，就要咱们两个人以身作则，处处带头，脏活、累活咱们要先去干，不能怕艰苦。”他以亲身的经历告诉我要爱护战士：“长征时，有一点吃的东西，总是首长让给战士，战士让给首长。为什么那样互相爱护呢？因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大家都是为一个目标战斗的阶级兄弟。比方咱们俩，我是四川人，你是山西人，相隔几千里，如果不参军，做梦也到不了一起。如今为了一个共同目标战斗在一起，这就比亲兄弟还亲。我们对所有的同志都要一样地爱护。”张思德同志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启发。我心里觉得有底了，有这样的班长鼓励我，帮助我，工作还怕搞不好吗？

坚决保卫党中央、毛主席

我调到张思德同志的班里不久，早已包围了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阴谋窜扰延安。一九四〇年初夏的一天黑夜，部队紧急集合，连夜开赴前线。



在急行军中，张思德同志关心着每个同志，时而帮助这个战士背枪，时而帮助那个同志背干粮袋。过河时没有桥，有个同志脚磨破了，张思德同志怕他趟水脚痛，背着他过了河。

天将晌午，我们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姚店子。姚店子是个小镇，距延安只有五十多里，是延安东北的重要道口。一到目的地，张思德同志放下枪和背包，便抢着提起水桶为同志们打洗脸水，接着又拿起扫帚扫窑洞。班里的事安置完了，他又帮助炊事班烧水做饭去了。相处不久，我就体会到，张思德同志是个为集体闲不住的人。

饭后，马上开了班务会。张思德同志传达了首长的命令，要我们在这里做好战斗准备，歼灭敢于进犯延安的国民党反动派。一听说国民党反动派要窜犯延安，大家都非常气愤，个个磨拳擦掌，准备给敌人致命的打击。记得张思德同志跟

我們講：“國民黨反動派要竄犯延安，咱們就在那里給他們個迎頭痛擊。來多少，就消滅他們多少，絕不能讓他們前進一步！堅決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。”張思德同志還談諧地說：“這回敵人把武器送上门來了，咱們一定收下，好好補充補充。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姚店子座落在山谷中間，兩邊是高山，中間是延河。下午，我們便上山修築工事。山坡上長滿了蘆葦和野草，地下全是膠泥和卵石，用鐵鍬挖起來非常吃力，一鏟下去，也只要一吋多深。但是我們抱着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心，這些困難哪在話下。每天一上山，我們一股勁地挖，誰也不肯休息，進度很快。張思德同志比我們任何人挖得都更快。他挖完了自己的工事，不怕手已磨出血泡，就接着幫助別人挖。挖的時候，他提醒我們，不要損壞了莊稼。收工回來，還沿途拾些柴火，帶給炊事班。不幾天，我們便在姚店子的高山上、大路上挖築好了許多工事。

接着，我們密切注視着敵人的行動，開始了緊張的練兵。那時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支三八式步槍或自造的金鉤兒步槍，一把大刀，三顆手榴彈。每天操練劈刀、刺殺、投彈、射擊的本領。陝北的初夏，早晚還清涼，太陽一當空，便立刻灼熱起來。我們在張思德同志的帶領下，不管這些，只專心按照上級規定苦練殺敵本領，練得汗流浹背，還不肯罷休。張思德同志不但苦練在前，作出榜樣，而且領導操練嚴肅認真，一絲不苟。有的同志“稍息”姿勢不正確，他也不放過。他總是耐心地講清道理，做出示範動作。有的新戰士射擊瞄準時，閉不上左眼，他叫在左眼上貼片樹葉，並且鼓勵他們說：“回去堅持練，慢慢習慣了，就能閉上左眼。”晚上，張思德同志常常領着我們認真演習，經常提醒我們，要帶着保衛黨中央的決心，帶着敵情觀

念演习。并且随时把他的实战经验，如怎样做好伪装，隐蔽自己等等，传授给我们。

张思德同志是班长，处处走在前头。对于武器，张思德同志非常爱护，有空儿就擦拭，在他的带动下，我们全班都把枪支保养得很好。

由于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国民党反动派没敢前进到姚店子，便象乌龟似地缩了回去。不久，我们胜利地返回了延安。

一项政治任务

一九四〇年七月间，上级派张思德同志带一个班去延安南土黄沟的深山里烧木炭。这个班是从各班临时抽调一些同志组成的，共有十一人，我也参加了。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，张思德同志当时也只有二十五岁，除了他，大家谁也没有烧过炭。任务非常艰巨，困难很多。可是当首长问他：“有困难吗？”他却坚定地回答：“困难是有，不过我们能克服！现在的困难比过雪山草地时少得多。”对于党交给他的任务，不管多么困难、多么艰巨，张思德同志一向都是这样坚决地回答，从来都是不折不扣地完成。他经常对我们说：“事情都是人办的。”

接受任务的当天，张思德同志召开了党小组会，随后又召开了班务会，他反复向大家说明：“烧炭是为了保证同志们冬天烤火，战胜严寒。这是一项政治任务，重要的革命工作。”并且要求大家做好克服困难的准备。他说：“烧炭，又脏、又累，很费衣服，生活比延安还要艰苦。进入山林，如同打仗一样，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。”会后，他又个别地找同志们谈心，了解大家还有什么困难。并且抓紧时间从各方面进行准备。他领

来了十几把斧头，让同志们各自挑选一把，最后剩下了一把，自己拿起来。

第二天清早，张思德同志带着我们，背上工具和干粮出发了。一路上，我们高唱“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和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……”等革命歌曲，情绪非常高涨。太阳偏西，我们到达土黄沟。

土黄沟一带的山很高，满山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遍地都是齐眉的野草，夹杂着落叶。进山没有路，我们只能顺着野兽的足迹前进。一进入山林，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那重重迭迭的枝丫，密密层层树叶，封锁了阳光，只漏下星星点点的日影，抬头简直望不见天。从山林深处，时而传来豹子、野猪、黄羊的吼叫，和各种鸟儿的歌唱。我们来不及欣赏林海风光，便集中精力勘察青桐树的分布和山坡的土质情况。张思德同志告诉我们：森林里各种树都有，但是适合烧炭的是青桐树。要调查好青桐树的生长、分布情况，才能决定在哪儿打窑。

晚上，他发动全班战士讨论烧炭计划。他说：“我过去虽然烧过窑，但那是在别的地方，跟这里的情况不同。我们要根据这里的森林、土质、道路情况来烧窑。大家要多商量，共同想办法才能打胜这一仗。”张思德同志的虚心态度，激发了大家的热情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你一言、我一语地各抒己见，讨论得十分热烈。最后张思德同志集中大家意见，决定共打七个窑，前沟打三个，后沟打四个。全班分成砍树、打窑两个战斗组。

我们正式开始了烧炭的战斗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我们上山劳动，砍树的砍树，打窑的打窑。直到天黑才收工下山。晌午多半都在山上吃饭，生活虽然很苦，没有菜吃，只是盐水就饭，可是，劳动时，一会儿这个唱个小调，一会儿那个说个笑话，欢笑和歌声，不时地在山林里发出回响。张思德同志常给

我们講长征故事，休息时他还常拿出自己制作的笛子，吹几个陕北小调《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》、《小放牛》。山林里野兽的吼叫和鳥儿的唧喳声，现在被革命战士劳动的欢笑淹沒了。古老的山林充滿了青春的活力。

张思德同志发动群众在炭窑前后的土坡上，在各个道口的树干上，刻写了“自力更生，克服困难，为超额完成党交给的烧炭任务而斗争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解放全中国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等标语。当我们感到疲倦时，一看到这些激动人心的口号，精神便立刻又振奋起来。

一棵青桐树烧成木炭，要经过砍伐、打窑、烧窑、出窑、捆扎、背运等七八道工序。张思德同志在实践中，经过仔细琢磨，创造了一边砍伐，一边装窑点火，一边出窑的流水作业方法，并且在天黑收工时，讓每个人随手背一包木炭下山，合理地组织了劳动力。对于每一道工序的技术，张思德同志一方面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，另一方面又继续钻研，虚心学习同志们的新经验。有一次我们烧了一窑特别好的炭，每根炭都是明光光、蓝油油的，好象上了层电光一样，敲起来当当作响，没有一点羊角把（指没有烧透的木炭），碎的也极少。出完窑他就让大家一边休息，一边讨论，为什么这一窑出的炭这么好？通过这次讨论，我们总结出了一套烧炭的好经验。张思德同志很注意节约。砍树时，他三番五次地提醒我们，要爱护幼苗，节省木料，炭烧好以后，总是叮嘱我们不要丢掉一根木炭，碎炭也不能丢。

在紧张的劳动中，张思德同志总是走在前头。记得那时，一个人每天砍伐十七、八棵树就很可观了。可是张思德同志总是砍到二十多棵树。背炭时，别人一次背一包，他却是一次背两包。出窑是最紧张的时刻了，需要分秒必争。窑里温度



很高，出慢一点，风一吹，整窑炭就会着火，化为灰烬。张思德同志常讲：“出窑时必须跟消灭敌人一样，动作要快！”而每逢出窑，张思德同志自己总是先迅速鑽进窑去，并且工作得时间最长。出来时满身漆黑，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。同志们开玩笑地说他发瘡子了。

天气一坏，张思德同志就担起心来。晚上，他根本睡不着觉，生怕雨水灌进烟囱，冲坏炭窑。有一次半夜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张思德同志立即披上衣服，抄起铁锹，一口气跑到后沟，仔细检查炭窑。后来，我和申成兴同志赶到了，他已经检查完三个窑，见到我们，便亲切地责备说：“你们不好好睡觉，来做什么！这儿有一个人还不成啊！”我们把全部炭窑检查完了，一起回到宿舍，天已将亮。张思德同志进了门，看到有些同志把被子踹开了，急忙轻轻地给他们盖好，然后才躺下。天色发亮，他又照常和同志们一道上山。

有一天，张思德同志发现学生出身的战士张民权的情绪不高，就问他怎么了。他说：“我砍的树少，粗的又扛不动，总落在大伙后头，自己心里别扭。”张思德同志了解以后，就鼓励他说：“明天，你就砍些细一点的树，好截又好扛。只要按照自己的体力努力干就行了，不要勉强，也不要不好意思。体力是逐渐锻炼出来的。”以后，张思德同志总是分配他做些比较轻的活儿，又根据他的特点，分配他做些宣传教育工作，教生字，写标语等等。这样一来，张民权的心情舒畅，工作搞得更好了。他说：“班长真会关心人！”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。本来一到土黄沟，张思德同志就再三叮嘱大家：“开始时，重活要少干，先磨炼一下，往后再一天天增加工作量。”并且一再告诉我：“要关心同志们的健康。”

有一次我和申成兴等同志烧了一窑炭，打开一看，羊角把

很多。我们感到十分难过，满以为这次非受批评不可。可是张思德同志看了以后，微笑着说：“一般说，烧得还不错。烧这么多窑，出现羊角把现象，总会有的。”而后，他帮助我们具体地分析了烧不透的原因。并且诚恳地检查说：“这一窑没烧好，主要应由我负责。”他一再鼓励我们：“不要怕，要继续烧下去，以后经验多了，就会好起来。”听了张思德同志的话，我们的情绪立刻又振奋起来。

往山下背炭距离较长，大家都感到吃力。张思德同志看到这种情形，便拿起铁锹，在沿途搞了几个高台儿，让同志们中途休息。他还告诉大家，背炭时在背后垫些干草，以免磨坏肩膀。张思德同志想尽办法让同志们中途休息，可是他自己尽管每次都比我们背得多，却很少中途休息。

对于同志政治上的进步，张思德同志更是非常关心。他见到同志的缺点和错误，总是诚恳地指出，耐心地帮助，可是他又不以教育者自居。他尊重同志，平等地看待每个同志，同志有意见，他总是让人家把话说完，虚心考虑。因此，大家都愿意和张思德同志一道工作。在烧炭时，我们班有个张翠华同志，表现不够好，同志们都嫌他落后，张思德同志却总是耐心地团结他。后来，张翠华同志转变了，感激地说：“这次多亏跟张思德同志在一起，不仅烧好了炭，也炼好了思想。”

后来，张思德同志又带领我们两次去土黄沟烧炭。每次都是七月去，十月以后回来。两次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，受到了上级的嘉奖。

革命工作到处有

张思德同志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得失，和他相处中，我从

沒有听见他有过什么个人要求,更没有看见他为个人什么事忧愁过。他时刻考虑着人民和同志们的疾苦,热情关心着战友们的成长。他处处为别人着想,对同志誠恳,热情,体贴入微。

一九四一年夏天。一天中午,同志们已经睡午觉了。张思德同志正在埋头看书,营首长进来了,叫把一封急件送到三连。三连住在杨家岭,离我们有七、八里路。张思德同志沒有叫醒别人,悄悄地拿上文件出发了。盛夏的晌午,烈日当空,照射在身上火辣辣的,延安的土道、山路,也被太阳晒得滚烫。张思德同志不顾这一切,快步向前跑去。到了杨家岭,已是汗如雨下,气喘吁吁。他进了连部,想拿文件交给三连首长。连首长们正睡午觉,他立刻想到,文件虽急,但我是跑步来的,还没到规定时间,等一会儿就起床了,讓首长们多休息会吧。想到这里,他决意在外边等候。过了一会儿,他才把急件送进去。

夏天,延河突然涨了大水。滚滚的河水,卷着泥沙,奔腾着,呼啸着,象是受了惊的马掙脱缰繩似的,猛烈地冲打着堤岸。张思德同志从外边执行任务回来,看见延河岸边的球场上还有一副篮球架子。“这是哪个单位的架子呢?一会儿,大水就要卷走它!不,不能讓公家财产受到损失!”想到这里,他马上飞跑到班里,放下枪,叫上我们去抢救。当我们赶到,大水已经快冲到球場。刚抬起篮球架,大水到了。张思德同志连衣服也沒有脱,縱身跳到水里,冒着生命危险,拖住篮球架子,一直顺水漂出好远,他才把球架抢救靠岸。在他的带动下,其他的同志也把另一个球架抢救上来。那时,我不会水,站在岸上,看着张思德同志的英勇行为,心情非常激动。我回想起在土黄沟烧炭时,他对我们说的一句话。那是他看见小

河上的桥坏了，老乡们来往不方便，主动地带着我们去修理，他对我们讲：“革命工作到处有，可得自己主动去做。”

“革命工作到处有，可得自己主动去做。”这里包含着多么崇高的革命责任感啊！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指导下，不论环境多么艰苦，斗争多么紧张，张思德同志在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，有点空闲时间，就主动去找工作做。

他一有空，就去帮助炊事班烧火、担水。他还经常给炊事员读报纸，教生字。炊事班里有位哑叭同志，是长征过来的。一见到张思德同志，他就翘起大拇指，表示夸奖。张思德同志也经常抽空帮助饲养员锄草，给他们读报，讲长征故事。饲养员同志们见到我们，常骄傲地说：“张思德，不但是你们的班长，也是我们的班长！”

星期天，对张思德同志来说，是更加忙碌的日子。他不是帮助战士补衣服，打草鞋，便是帮助老乡下地干活。总之，他在星期天要做的工作太多了。夏天，蚊子特别多，大家没有蚊帐，晚上咬得睡不着。有的同志开玩笑说：“睡觉睡不好，蚊子到处咬，伸手抓一把，不知有多少。”张思德同志看到这种情形，星期天便上山拔了好多蒿子，拧成绳子，晒干了，供大家晚上点燃了熏蚊子。我们看见张思德同志总是闲不住地干，真有些心疼，常常劝他休息。他笑着说：“只做了这么点儿工作，算不了什么。就是再多干点儿也累不坏的。”

那时，被子很少。开始时，两个人发一床被，后来，虽然每个人发一床，但是因为沒有褥子，常常还是两人合作，铺一床，盖一床。我和张思德同志经常合盖一床被子。睡觉时，他总是给我多盖些，自己少盖些。被子脏了，他总是抢先拆洗。张思德同志常常给我们打草鞋，补衣服，织袜子。我们的脏衣服一脱下来，有时不见了，仔细寻找，才发现张思德同志已经洗

得干干净净。有的同志病了，他照顾得比亲人还周到。有一次，有个同志病得起不了床，张思德同志每天热情地背着他去大小便。我们远离部队单独执行任务，张思德同志为了活跃大家的生活，还用土豆刻出梅花、红桃等扑克模子，印在桦树皮上，做成扑克牌，让大家娱乐。

勤务班有个小同志叫刘和忠，不爱学习，工作也不怎么好，一有时间就抱着个篮球玩。张思德同志看到后，热情地劝告他好好工作，抓紧学习。不想，刘和忠却把脸一板，说：“你又不是我的班长，你管不着！”说着，头也不回便跑开了。的确，刘和忠同志在勤务班，张思德同志是通信班班长，是管不着他。张思德同志碰了钉子，并不介意。张思德同志了解到，刘和忠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，从小有些娇，便在学习上多接近他，工作上多影响他。早上，张思德同志帮助他打水；上山背柴，张思德同志又帮他捆柴；慢慢的和他交上了朋友。张思德同志和他谈心，耐心地教育他：“年青的时候，应该抓紧学习。学习好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工作，将来也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。”张思德同志还从包袱里把自己精心保存了几年的笔记本送给了他。后来，刘和忠同志终于成了一个好同志、好战士。

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

张思德同志的生活，十分艰苦朴素。虽然那时我们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，但是张思德同志要比我们突出得多。一九四〇年的冬天，边区的经济相当困难。发棉衣时，领导号召，不太破的，就不要领新的了。张思德同志的棉衣已经破烂得几乎没法拆补了。大家都劝他领件新的。可是他说：“不用

领，我拆补一下，还可以再穿两年。”后来，他费尽千针万线，补钉打补钉，还是把那件破棉衣拆补成了。并且果真又穿了两年。直到一九四二年，棉衣破烂得实在不象样子，他才领了件新的。张思德同志的单衣，也都打满了补钉，洗得发了白，简直看不出原来的灰色了。包袱里保存的一身新军装，非到节日或盛大集会，他是从不肯穿的。

延安，都是土道和山路，石头很多，我们又时常外出执行任务，上山生产，因此，鞋子穿得很费。可是，每当发鞋时，他都不要。他说，“我会打草鞋。我少要一双鞋，老乡就可以减轻一双鞋的负担。”其实张思德同志的鞋，都是补了又补的。烂的地方，就垫些干草或树皮，凑合着穿。烂得实在不能穿了，他也舍不得丢掉，总是拆下来，洗净，晒干，加点破布条再打。为了省鞋，张思德同志经常赤着脚干活。张思德同志还会纺线、织袜子。他常常把自己破旧得不能再缝补的线袜子和别人扔掉的破袜子拆开、洗净，织好再穿，或者分送给同志们。

张思德同志有个搪瓷碗，还是长征时带过来的。搪瓷几乎已经掉光，里外都是坑坑疤疤，破旧得不象样子。但是他还是舍不得丢掉。有一次，我们发了新搪瓷碗。他把新的送给了别的同志，自己依然使用那个旧的。张思德同志还有支很旧的自来水钢笔，笔尖已经又短又粗，写出的字几乎有毛笔字小楷那么大，他还是照常使用。笔尖太粗了，就自己磨一磨。他很爱惜这支笔，给钢笔做了个小布口袋。

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。那时我们吃粮都很困难，一个时期连小米也没有，只能吃到一些生了芽儿的麦子。从食堂打回来的饭，根本不够吃。张思德同志一看到大家不够吃，便拿起水桶出去打开水，实际